

我几乎敢断言——这本书将在一九九九年受到  
格外的关注。甚至，受到格外的重视。

——梁晓声

# 不良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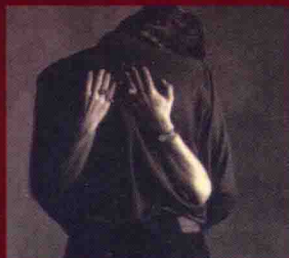
乌尔沁 著



我从小就是个无家可归的“野种”



我爸和我妈让我好害怕



我的父母各自活的比我快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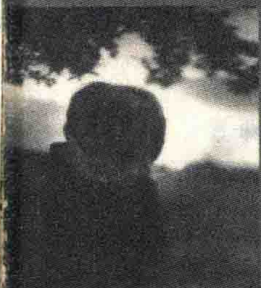
我一直不明白父母为什么生下我

我在亲生父母的百般折磨中侥幸长大成人，用“不孝之子”  
的名义，用“叛逆”的呐喊，现在开始控诉……

西苑出版社

# 不良父母

乌尔沁 著



从小就是个无家可归的“野种”



我爸和我妈让我好害怕



我的父母各自活的比我快活



我一直不明白父母为什么生下我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良父母/乌尔沁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1999. 7 (2013. 1 重印)

ISBN 978-7-80108-247-3

I. 不… II. 乌…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6843 号

---

**不良父母**

---

著 者 乌尔沁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7 号 100039  
电 话 68173419 传 真 68173417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7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08-247-3  
定 价 33.80 元

---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 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序 怯寞的心

梁晓声

我几乎敢断言——这一本书将在一九九九年受到格外的关注。甚至，受到格外的重视。

于是，由此书引起的种种关于社会理念方面的讨论，更是我丝毫不怀疑的——诸如关于离婚、关于单亲家庭以及二度组合家庭的亲情问题、关于此类家庭少儿们爱的缺失和对爱的渴望……等等。

我相信此书将为报刊、电台、电视台提供值得评说的话题。

它是我迄今为止所读过的最为特别的一本书。

它是书中的异类。

真是异类么？

那么，请自己读它，请自己下结论。

作者在他的题记中称他的书是“文件”。这也就等于是在强调——他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在写一本什么样的书。那写的莫大的冲动，一开始就是“非文学”的。

我同意作者的自知之明。故我也不以文学赏析的眼光看这一本书。因为那么一来，与作者的初衷南辕北辙了。

不错，此书的确可以被认为是一部“文件”。

它实录了一个儿童因父母离异的持久的“冷战”，幼小心灵所历的种种屈辱、苦楚、无奈和曾留下了怎样的创伤，和曾受过怎样的虐待。

书中没有夸张，没有企图骗人泪水的编造，没有刻意的渲染，因而其实也没有什么“怵目惊心”之处。

这个“文件”比之某些报刊上所登载的那些极端的血淋淋的冷酷的个例，它的实录内容基本上是平常的，是生活里司空见惯的，是并不超出于我们成人的经验所告诉我们知道的。

然而谁若读此书，还是会不时地掩卷长叹，抚额沉思。

实际上，这是一个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中国少儿，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的抗议性“文件”。

这从书名便已体现出来了。

作者在《题记》之“补遗”中这样写道：“我觉得你是这世界上最狠的一种妈，也是最自以为是的一种妈，还是最灭绝女人味道的一种妈。这都是为什么？”

这几行字，显然使一个儿子对生母的抗议，具有了声讨般的力度。

作者紧接着又质问生母：“据我奶奶讲，你跟我爸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已打得一塌糊涂了，是吗？那当年当时，你们还结个什么婚？有病？……”

一个儿子在写给生母的信中进行如此质问，读来令人身冷。然而，一个儿子又是多么的有权力进行如此质问呢？

我当然并非离婚事件的反对者。

相信作者也不是。

父母离异了的儿童，也并不百分之百地全都沦陷于不幸之境。

但确实的，在不少离婚事件中，少儿变成了父母双方“冷战”或“火拼”的无辜的牺牲品。正如无辜的平民往往成为战争中穷兵黩武狂轰滥炸的牺牲品。

怎么避免儿女变成这样的牺牲品？

本书的社会“文件”的意义正在这里。

……

我因作者请我到河南省进行一次文学讲座而结识了作者。

我去了。他感激我。

但他的感激似乎也太过充满在他内心里了，多次在我面前情不自禁地涌溢出来。这曾使我大困惑，大不解，大不自在。常想他何以偏那样子呢？区区小事，不该频挂嘴上的呀！

读了他的书稿，我明白了：

“若有机会得到点滴呵护，我便会牢记在心，慢慢品嚼回想它们，寻找机会给予回报。”

……

他感受到了我对他的友好。他不知该如何回报。他是把那种友好看得太重了。而在我这儿，在我们许多人的寻常生活中，那其实又是普遍的，看得太重反而显得小题大作。

作者少儿时特有的经历和经验，使之对于别人对待他的友好或不好，内心反应深切又相当敏感。

还有——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毕业于北京一类大学的中文系，之后投考进入中国社



会科学院，而且一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还从事着语言文字和文学专业方面的研究。

钱钟书先生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曾于1999年4月3日，头条整版登载过一篇悼念和追忆钱先生的长篇文章，便是作者写的。

故我在读完此书手稿之后，见到他时我说的第一句话即——“小乌啊，你是现在的你，而非另外的你，这很令人感动你知道么？”

我说的是发自内心的话。

真的，倘读者读完此书，知道作者假如正在监狱里服刑的话，想必也不会太惊讶的……

然而，他没有变成另外的他。我以为，除了他自身的灵魂中某种可贵的向上挣扎的东西在起作用外，还要归功于他少儿时期某些好人给予他的爱。比如他的奶奶、他的继母也是他幼儿园阿姨的陆老师、他的小姑、他童年的小女友莹莹以及他的成年后的恋人林樱……

都是女性。

倘没有她们给予他的爱，他少儿时期那一颗怯寞的心，那一颗充满了屈辱、苦楚和创伤的心，不知会导致他此后以怎样的眼界观望社会，以怎样的心理对待社会，对待生命和人生……

故此书又绝不仅仅是一部谴责性的社会“文件”。不，不是的。在许多章节中，许多段文字中，表达了作者对于亲情，对于爱和世间爱心发自肺腑的、缠绵又虔诚的赞颂。

因之，此书也是一部关于爱和爱心的实录性的“文件”。

——关于爱和爱心的实录性的“文件”。

除了谴责和爱，此书的再一种价值和意义，乃是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它对于我们研究少儿心理在正常家庭中和单亲家庭中和重组家庭中的状况，对于我们研究少儿心理在父母亲和的环境中和在父母相互敌视的环境中的截然不同，也不失为是真实的一个“文件”。

这份“文件”，或者还可以被认为是世纪末的人们，在回溯和怀旧过去情感时份，渴望获得更多关爱的一个缩影？

最后我还想说，虽然我是那么的理解作者，支持他在自己是成年人以后，代许许多多仍与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少儿发出谴责和抗议——但同时却还是要祈祝他和自己的生父生母达成最大程度的谅解。

我们不能对许多事情的质量要求过高。

包括亲情。

我们以平常心希望之，亲情绝对是可以失而复得的。而若反之，几乎一切事情都可能会令我们大为沮丧。

## 不良父母

何况，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当代中国，又有几多夫妻的离婚能做到理智又文明？

正所谓——离婚时不懂得经验。

仅就此一点而言，作者的父母，未尝也不是时代的牺牲品。我想，只不过他们各自有苦难言欲说还休罢了。

.....

乌尔沁，你想疼人，想关心人，想呵护人，想回报人，老天是会再给你机会的！

在一九九九年，我替你预料，也许便会有一个你的林樱般的姑娘，情愿进入你的生活，并被你的生活所接纳.....

果而如此，我定当捧花以贺！

1999年5月18日于北京

# 目 录

题记 (上)	1
第一章 我家进不去 我妈不要我和我爸	5
第二章 我妈家的床上有叔叔	18
第三章 少儿的“恋情”偷撒什刹后海	32
第四章 我妈我爸一齐阉灭我的“初衷”	46
第五章 幼儿园的老师慢慢当上了我“后妈”	64
第六章 容易学坏的年代	75
第七章 我爸欺负“阿姨”哑口无言	87
第八章 过年没意思 如同受活罪	103
第九章 生病是件福气的事情	111
题记 (下)	117
第十章 为上学我把年龄改大	121
第十一章 三个女朋友和“失恋”恢复周期	135
第十二章 十二年没见过我妈 没机会叫“妈”	143
第十三章 吸毒的“妹妹”跟我同父异母	156
第十四章 “两条腿儿”的好女人真的容易找吗	169
第十五章 知母莫如子 知子莫如母	186
第十六章 “异父异母”的“弟弟”从天而降	198
第十七章 单身岁月 无情征婚	209
第十八章 后妈和亲娘哪个好	223
第十九章 女朋友：爱人·太太·妻子	234
题记 (补遗)	257
跋 不了了之	262



## 题记（上）

我清楚，这是一层经过三轮本命年的重创，直接从肉胎开始损伤了心灵的疤结。从幼年时代起，我就不愿意再去回头触碰和面对它，不愿意去揭穿和颠覆它。本来，我是下了决心要去深深掩埋掉这些已经过去的残痕的。

但时隔 30 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已经成年的今天，却撕心裂肺地掏出这些几乎快被尘封的话题来讲，为什么？

坦白说，我生长在一个应该是饱尝前辈们关心、袒护和疼爱等等待遇周全的时代里。按道理，红旗、阳光、笑脸、友好、亲善、情谊、美满等等所有世上最生动最丰富的词汇，本来应该都环绕和聚拢着我们才对才好。正常说，我们该是隶属这个时代的无忧宠儿，柔情蜜意应当是我们的日常色彩，不是吗？

我清醒记得，那是在七十年代年秋天，我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叫我在课堂上面对全班同学朗读一篇关于母爱的课文，当时，我只是愣愣地呆站着，没去读它。却只想着刚刚挨完我的亲妈那两记沉重和生硬的大嘴巴的景象。当时，我嘴里被抽搦撞掉的牙齿的凹洞还空荡着，我不习惯地吸吮时，还会浸出残存的血迹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把嘴里血渍唾掉，而是咽回肚里去。现在，我仍然保存着这颗打掉的牙——是右腮里面数第四颗牙。当时，我倒不是留它怀恨，而是天真地想着，哪天有机会，再安上它。

掉了这颗牙以后，我开始用不大的年纪，去精心尽力应付大人们的情绪和脾气。我似乎开始懂得了好多事情，懂得了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真有错，真的惹父母生了气？可思来想去，怎么都觉得自己很无辜也很冤枉。

我发现，只要我爸我妈吵架，就会祖宗三代掘出来连根恶骂，就要翻手是云覆手是雨，乱摔东西，就没头没脑、死气白赖拿我出气。虽然是男孩子，可因为伤痕我懂得了照镜子以后，父母再打我时，我就死死抱住自己的脸和头，不让他们把我的脸和头弄得痕迹累累、弄花。

在我的记忆中，我差不多几乎完全没有感受和体验过什么叫做母爱或者父爱的慈祥、赏爱和关怀，我能够获得的，只有随时随地可以爆发的狰狞脸色和无休争执乃至大打出手。这种事情，我一直能够追溯到清楚记事的三岁左右。

久而久之，我从小小年龄就开始在父母的脾气和争斗中，一点点学会了倔强、执拗和怀恨、仇视。我悄悄地和不自觉地开始抵御父母的任何行为方式，

慢慢开始少叫或者尽量不叫他们：爸——妈——

我在害怕和拒绝亲情的同时，也是一个常常梦想、渴望和乞求亲情但却无助和无援的人。有时候，人家平和地投给我一瞥理解的眼神，我嗓子眼里，绝对要热乎好一阵子的。说真话，每当善意来临时，我真的就会紧紧闭住眼睛，拢紧自己一些，想让这刹那的温存——那种并不热烈的感觉多跟自己呆一会儿……我知道自己最缺什么。

光阴荏苒，过了整整30年后的今天，当我有了机会，站在学校课堂的讲台的时候，不知为啥，我最想让那些比我再晚一代的学生们朗读的课文，仍然少不了要选择“父母之爱”的内容——比如朱德、郭沫若、孙犁、老舍、邹韬奋、朱自清、柯灵、碧野、秦牧等等相思和怀念父母双亲的作品，尤其冰心老人的那两首名篇《我的母亲》和《回忆母亲》，更是我耳熟能详的，其中段落，至今我居然能够背诵如流：

“在我一生中，母亲是用精神来鼓励我的一个人，十几年‘教师’、‘主妇’、‘母亲’的生活中，我也就常用我的精神去鼓励别人。而在我自己疲倦、烦躁、颓丧的时候，心灵上就会感到无边的迷惘与空虚！我想：假如母亲尚在，纵使我一言不发，只要我能倚在她的身边，伏在她的肩上，闭目凝神在她轻轻的抚摸中，我就能得到莫大的慰安与温暖，我就能再有勇气，再有精神去应付一切……”

说心里话，只是每次回味这样亲情彻骨的文字的时候，我才会半信半疑的恍惚当中，感悟到什么叫做“虎毒不食子”。但这毕竟是旷世才女之语。像我们这样一辈庸庸碌碌的苟存活者，居然一直以为，既然身为人家父母的子女，你的吃苦和你的眼泪也就注定与生俱来，你就必须面对和挣扎在生养你这个骨肉的父母们的白眼、唾责、辱骂、耳光、拳脚、抛弃和无视的状态之下。不该这样吗？

这个现实，我当然能够去忍受，去服从，去实心踏地地承受它的。可是，在认命的时候，我仍有随之涌来的许多疑问始终弄不明白，难道，就因为儿女的血肉之躯是父母给的？就因为子女一度白白吃喝着父母的血汗？

这个问题，我已经蒙昧许久许久了。因为我也偶然之中，连想都不敢想一下——也常常会眼睁睁见到别人家的父母是怎样善待自己的儿子女儿的。是，我往往不太敢去正视那些温馨可人的天伦之乐。因为我没有……没有！

从上小学起，我悄悄学会了不愿回家。为了逃避小同学们叫嚷我“野种”的耻笑，我去学校进教室总是习惯性地迟到早退。我刚上小学，就学得孤孤单单的，十分不愿去学校。

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我不幸地学会了离群独处的生活。不愿意回家或进不了家门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寻找一个背静、没人的角落，孤独地往地上、往

本子上写一些想说的东西，藏好，谁也不给看。不给。

我承认，这便是我少儿时代最早的“日记”。不幸的是，这些没招谁、没惹谁的文字，竟被我父母他们强行搜翻出来，经过数小时集体和轮番“谈话”之后，他们心照不宣地把那些日记付之一炬。

当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对我这种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反抗”，围剿和歼灭得那么干净彻底，显得非常富有共同语言和一致对外的架势。单从这点看，他们倒是显得绝对夫妻团结，理想一致。

日记烧了以后，我的生活里，从此又失掉了一种倾诉的机会，我慢慢变得更加孤僻和乖齐起来。我从此更加固执了一条信念：我跟他们没完……

我跟他们没完。

我学会了更加隐蔽和保护自己。我仍然没完没了地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记——日记里的每个字，从此都在我心底打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死结。我没有地方去说，我没有人去讲述，但我会把他们对我的每一点不好甚至野蛮，统统记下，一直往心底里面去了。我记得我当时想过：骂我吧，打我吧，欺负我吧，我能忍一天算一天，我会一天一天长大，我会记仇。除非你们不让我活下去。

是我妈我爸教我学会了记仇。是的，我的亲爹娘教会了我记仇……

我的父母有着相当悠久的为了离婚而“相持”的历史。我是他们这场婚变的直接目击者和遭遇人。日久的折磨，从小就把我弄得浑身都是毛病，差不多从3岁多一点开始，我就得了严重的口吃和自闭症。长期的——挨打挨骂，我少儿时代曾一度患上习惯性周身痉挛和浅度呆痴症。多年在公共大食堂吃集体饭，冷热饥饱不均，缺乏营养，抵抗力弱，我5岁左右连续染过两次急性脑膜炎。由于心身发育失常，我直到16岁还有尿床的毛病……

上面的许多病态，是我离开这个家、初中住校以后，我姑姑我奶奶和许多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帮我克服、助我逐渐改变的。经常的心身恐慌和刺激，我还曾一度不由自主爱发脾气，莫名急躁，疑虑重重。越往大活，这种状态就越是显露，我周围的一些人甚至以为我得了精神病什么的。但我没有。没有呵……

别人说是别人说的，我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

直到1998年秋天，我偶然遇到了一个真心待我好的女朋友之后，我身上的许多“病态”才开始逐渐消解。虽然也没吃上几顿，但也算像正常人一样，活了一回吧。遇到她，我平生头一次吃上了“人做的饭”；遇到她，我差不多头一次胆敢敞开心怀“说人话”。她心纯如镜，她美洁如水。但她却没能活到今天。临死，她都像个孩子一样天真无邪。记得每当我向她讲起我从前不幸经历时，她居然会泪水汪汪地捂着抖动的嘴，难过得不叫我再说下去，最后还得我来哄她的未泯童心，为她抹净清白的泪水。

——她叫林樱，比我小8岁。只可惜我们认识了不足一年，她就不在了，她只活了27岁。她生前企望着能对我好一点儿算一点儿，期望着弥补我来到这个世上，还没有得到过的好日子好感情。她的儿时也很艰辛无奈，她懂情。

可我妈呢，一个早已形貌枯槁的女人，却非要跟正值雪月时节的林樱“争宠”！连我写给林樱的情书，我妈居然也要问这问那，也要嫉火三丈地冲我嚷嚷：“你怎么就不能对我好点儿？”这之后，我真的是越来越害怕我妈了，也越来越腻烦我妈了。

林樱死后，我终于横下心来，试着同我妈言归于好的几许希望，彻底破灭了。

到今天，我已经活了36个年头。生活里，我对于那些“好人”的称呼——对我好的人，哪怕是点滴的好，都有着自己特别的敏感和体贴——阿姨、伯母、大姐、小妹妹等等称谓，都是我愿意叫的，也愿意听的，也由衷地想和她们接近一点。还有一个称呼，更是特别特别令我向往和渴求的。

越是长大一些，成熟一些，这个称呼就越来越朝我贴近。可我却一直没能拥有福气真正拥有她。这个称呼，我想每一个男人都可能会对她耽于过幻想吧？

这个称呼就是：爱人——妻子——太太……

## 第一章 我有家进不去 我妈不要我和我爸

我有家不能回不想回，是从儿童时代进不了我妈他们的家门开始的。

那是1968年元旦前一天，我四岁半。

应该说，那天我失去了对家的依恋和依托。

那天，一扇古铜色漆皮斑驳的门，把还不大懂得人间事的我，隔在了自己本来应该天天回的家的外边。

那天，我脖子挂的那串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门锁。疑惑中，我不禁左右张望：看是不是我走错了家门？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刘海胡同83号，跟我膝盖一般高的门坎儿……没错呀！

印象中，这一年北京的冬天僵冷僵冷的。我要不断把手放到嘴边，张口用热乎气呵呵暖，才抓得牢门钥匙，努力去捅门锁。

根本捅不开。

门的暗锁孔正跟我当时的额头一般高，一边捅门锁，我还一个劲儿眯着眼，直往锁孔里看，不懂为什么打不开我妈他们的家门。我叫“我妈她们的家”，就是从这时开始，一直叫了30多年。

一直一直叫到了现在。

——“我妈他们家。”

记得那天，不到中午，平安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就挨着个儿，都被他们的爸爸妈妈接走了。我从记事起，就觉得我总是幼儿园的“老末儿”。不会这么早就有人接我，我习惯了。也根本不想，想也没用。

想了会很伤心。

虽然小孩子还不太会伤心……

可一旦伤心起来，就是悲天悯人的。

不管什么，我都是“老末”，吃饭，睡觉，玩游戏……

从上幼儿园起，我就学会了自己“关照”自己。我心里告诉自己，我是“周托”，一礼拜回一次家。眼见礼拜天幼儿园里空空荡荡的了，我嘴上说不在乎，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眼里盯着午后的太阳一直滑过幼儿园里那两棵枣树的树干，一直红黄红黄地落到平房的青瓦顶上。光芒再朝下降的时候，我就不

想看了，也不去刻意等了，好奇的心情也渐渐平淡了平静了。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大一点的时候，朦胧间懂了几许孤独？老是一个人玩儿，也挺烦的。于是老是想看幼儿园墙外的事情。但怎么想，都想象不出外面的真正的样子。

就跟我想象不见我被隔在我妈家门外面，而“家”的里面会是怎样子？

有时候，我会扒在幼儿园大门的门缝上，努力地往外看：只能看见瞬息过去的人影，几根和电线杆差不多的树干，还有马路和马路牙子，还有马路对面的灰墙，紧闭的院门……

还有，看一回就少了一点儿的浮游无定的韶光。

不想看了，就回身坐进幼儿园的空椅子上，翻我的小人书，书页会跟着我的不安颤动。

我当时，对过元旦不过元旦，并不在乎。

感觉冷冷的。

想出去玩儿的野性在不断增加着……

只是……

趁值班的陆阿姨没注意，我连棉帽都没顾上戴，偷偷钻出幼儿园大门缝，横穿马路钻胡同，躲开汽车，让过自行车，狗喘似的一路小跑到家，不想进不了家门。

我急着进去，是为我养了两个多月的金鱼，一共8条，姑姑给的。上星期六回来已经死了3条。我想可能是连冻带饿死的。

我着急，想爬上窗子往里看看究竟，正要蹬上窗台，隔两个门住的冯姥姥几步蹿过来抱下我：“呔！捧着！”说着一连白我好几眼，撇腿迈出我们83号四合院的门坎儿，门檐下端着烟抽去了。

我肯定不甘心。

为什么有钥匙还进不去家。

我又上下左右伏在门面上，好想找个门缝，哪怕一道小缝呢，看看我的鱼。也不知道我妈喂过没有？

鱼其实挺好养的，我当时好像想过，鱼比我好养活。一点点窝头渣子、馒头渣子、小米饭渣子、面包渣子什么都行。一点儿就够。喂上她们一顿能活好几天。不像我，每天要吃几次。

人不吃饭，是不是就不用妈来管啦？我不知道。

我在我妈家吃的饭，一般不是我妈做的，是她从食堂带回来的。

我妈下班，一手拎着吃的，另一路肢窝老挟着一叠又一叠的纸。

公文纸……

我记得，我妈就会熬粥。



后来，我也会了。

熬粥，就是做饭，我一直这么以为。

进入隆冬的京城，总是荒芜地从地皮上掀起阵阵发土黄颜色的狂风。就连我们的这座小院子，风也会毫无顾忌地席卷进来。风进来没有出路时，急赤白脸地原地打着转转，特疯狂的样子。再一急，它就会喘着粗气一仰头，朝房顶上空飞扔而去，把光秃秃的枣树和槐树枝杈上正蹲坐着的乌鸦惊得四下散开，惹出好一阵悲鸣。

面对潮湿阴冷的冬天，我老想阳光迷艳的夏天。

不知道是我往门缝里探看时，还是被朔风围困时，被什么东西迷蒙了眼睛，我只好，心情酸楚地躲开门缝，歪低下头去使劲地揉。

泪流了一脸……

后来我估计，我捅门那天，门里是有人有眼睛在察看我的。只不过当时我没发觉。

在当时，我的孩童年龄还不容许我，也没给我更多的经验，让我联想到我自己单纯孩提生活以外的什么其他事情。

不懂那么乱……

我更不会想到，那是一股人为的尘灰从我窥视的门缝里“喷发”出来，让我好一会儿睁不开眼。

我当时的想象能力，也只有和只会局限在皮肉的痛痒上面，根本不懂得往心里面去。

开始是不会恨的！

不会。

还不太懂。

正如不懂什么是对人好那样，好也是慢慢学来的。

尤其是比较出来的。

……

就在眼睛难受这空档，我猛地察觉——我妈他们家的门突然闪开了，步履匆匆走出一个人——男人，我只是被好奇唆使了一下子，硬撑着眯缝着模糊的眼睛，刚想要把出来的人看清时，却被巴掌抽得回过来——我妈生硬的手掌这时完整罩捂在我的整个头上，脸上，我被踉踉跄跄地抡进了屋子里。门在身后被砰的一声摔上。

我吓了一跳，随之条件反射似的，浑身一紧一紧地抽搐。

我这德性，还臆想到：哟？那个叔叔啥时候进我妈他们家的？我妈因为叔叔，就不要我了吗？我想着——

鸡皮疙瘩顿时铺了一身。

屋里比屋外还黑。

我妈不开灯。

张口就骂：

“瞎看什么？”我还没站稳，我妈一手的指头早已没头没脑戳在我的脸面上。

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能躲闪，我妈戳过了戳完了，就不戳了。

如果没戳上，她肯定不罢休，肯定还要摆好我，接着让她戳！

她肯定不罢休，肯定。

我强忍着。

我妈异常仇视着，问我：

“问侬呢，看啥？看见啥啦？”

我妈的普通话里，常常夹杂着个别上海字。

我妈是上海人。

我妈的脸阴阳多变。

我妈根本不容我张口回答，也根本不管我在揉眼的难受样子，用她的手——像根棍子——不断敲打掉我捂在脸上和眼眶上的双手。

她默默摘下腕上的表。

我最怕我妈这个动作……

“你瞎了？瞎了你还偷看啥？”我妈的声腔恼怒，每个字都仿佛从嗓眼里干干地挤出来。

她说着，一边随手把门从屋里锁上。然后用双手撑着膝盖，弯着腰逼近我，再次压低声：“你怎么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

我妈的头发零乱地滑下来，直敲打和晃荡在我额头上。

我妈的这个动作和神态，多少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眼前和我的头脑里。

跟她在她们工作单位一点点都不一样。

感觉让我总是紧张。

我记得：我妈摘下手表，就是快要动手了……

我怕我妈摘手表。

我也希望她摘下来，因为摘下来，她的手表链子，就不会打扫到我的脸上，出血留疤了。

我慌乱摇着头，后退着，双手顾不上眼睛的刺痛，惊恐的捂围住两边脸颊。

“你看见什么啦？”

“没，什么也没！”我局促不安地连连应答。

屋小，我碰倒了什么……

我不敢再退。

背后已经没地方退。

“什么也没看见?”

我妈喝斥着打开灯，一切都猛地耀眼刺目。我想用手抵挡，但一点没用。而且我妈一定会巴拉开我的手。

“没——”我从自己的手指缝里仰望见，我不是怕别的，只是怕我妈冷漠地看我，盯我。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她要我回答什么。

我妈扒拉开我的手……

通常，每当这时候，她让怎么说我就会怎么说的。我好怕挨她打。她下手重，比我爸还重。我妈打我，是一种长时间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我会在她教训我的间歇中，忘情地睡上一会儿。

我期望她一上来就打。最好不要连骂带打。

可我妈打的时候，老是喋喋不休地唠叨。我妈有这个毛病。

我妈是上海人。我妈脸白，可有人说她脸白心黑。

我妈打我之前总是一通的振振有词，一通的喋喋不休上海话。

我妈不像我爸，上来就打个痛快，而且不会没完没了。

——光是打，还比较痛快，我也痛快。我就害怕没完没了地审问。我妈我爸都犯一个毛病。我妈平常也是这样，她老是见到我就问这问那，而且距离我很近的，近得——直能感觉到她鼻孔的呼吸。

我妈打我时，简直跟她平时判若两人。

我妈打我，表情专注热烈。

我妈打我，像涌泻性欲。

我妈打我，像打阶级敌人……

我妈打我，有点儿像我看过的哪部外国电影里的女主人公？

我妈打我，我爸说有点像她生孩子时候那样神色……

我想象不见，生孩子时是啥样子的神色？

我爸说，跟钟逵一样！

谁是钟逵？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钟逵这名字不像女的呀？

……

幸亏，我妈每礼拜最多只接我一次。有时候两三个礼拜也见不着她。每当礼拜六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心里暗想，姑姑要能接我最好。

有时候，我远远看见不是我姑姑来接我的，居然能委屈出泪水来。

**我怕见我妈。**

不是一般的怕。

尽管幼儿园老师都说她还不错什么的。